

（我安靜得像一塊石頭），「從那裡走到這裡」。

親愛的觀眾，在接著下來的三小時，我邀請你打開，容讓自己被改變。

楊怡孜以高度多樣性的形式呈現自身，帶領我們想像。

重想像是一個極度緩慢的過程，這活動涉及瓦解既有的知識，再重新組織，形成意義與非意義。

根據哲學家西蒙東的說法，個質化 (individuation) 就如溶液中形成的結晶。而「跨個質化」就是記憶由個體之間傳遞的過程。

你準備好進入跨個質化迴路之中了嗎？

文：陳可樂

世界在甚麼時候靜止？

在佛教唯識論中，意識是一粒種子，染習了世間的法，收起，再綻放。藍染是一種照料，對於馬藍與木藍等植物的照料，由「種藍」開始，才「製藍」與「染藍」。人的個體記憶會隨著肉身死亡而消失，但透過「染」，可以留傳後世。

在三小時之間，楊怡孜用身體留下印跡。

「人只能透過印記於物質上的各種形式來表達自己。而舌頭肯定也是如此。」

— Joseph Beuys

即是說，口語也是由舌頭、嘴巴、呼吸系統的姿勢組成的一種身體印記。

雖然瞬間的行動稍縱即逝，但會染習於觀眾的腦海中，透過言說留傳。

楊怡孜與羅玉梅的身體實踐既是累積性的，又不斷更新，也是一個說故事的方法。